

杭州大学教师屈辱经历： 被迫下跪 逃离上海

大纪元



被封控的上海浦东地区。

孙思贤（化名）是杭州的一名大学教师。他和妻子因为疫情滞留上海48天后，逃回杭州。为了救妻子，他甚至卑微地向防疫人员下跪。

到上海出差 被迫滞留48天

孙思贤和妻子3月3日到上海出差，住在出租房。没想到碰上疫情，他们所住的小区从3月13日起全封闭，他们就没出来过。

孙思贤的小孩只有12岁，一个人在杭州，他们很不放心，于是拨打上海12345市长热线申诉，希望他们能够回杭州隔离。

他申诉了十多次，终于上海同意放行。可是没有车，根本买不到票。

最后，孙思贤在4月30日花了6000元租车回杭州。当时，杭州某社区防疫办承诺，他俩在高速出口下来后，由防疫办安排拉到酒店隔离。

但他们回到杭州一切都变了。他们到达杭州高速出口，社区拒绝派车接，让他们自己想办法。孙思贤开始疯狂地拨打上级部门电话投诉，但所有的电话不是占线就是打不通。

孙思贤铤而走险逃走

任何办法都行不通，孙思贤有了逃跑的念头。他看到高速出口中间有护栏，护栏下面有缝隙可以钻过去。他说，“我只能这样做了，铤而走险。”

“后来快速爬到高速路边滚下去，下面是果园，果园有铁栅栏，也很高。爬过铁栅栏，因为太高了，我身上都是伤，翻到对面泥地上，站起来一路狂奔，奔了一公里左右，发现安全了。”

孙思贤打电话叫他妻子不要担心，然后坐网约车回到小区，“我说我已经逃回来了，你们现在赶快想办法把我老婆接过来一起隔离。他（社区）还是说这句话：‘你回来了，那你就去隔离，你老婆我们没办法的。’”

当时，孙思贤很生气，拒绝去隔离。孙思贤害怕他们暴力执法，他马上再打110，说明自己的状况。最后当地派出所跟防疫部门四个人过来跟他谈判，双方僵持了半个小时，他们才同意派车接他妻子。

“我说‘我要跟着你们一起去，我不放心’。然后再一起去高速路口把我老婆接上。大概到（5月1日）凌晨2点，我们才到达宾馆隔离（14+7）。”孙思贤说。

为救妻子 孙思贤下跪了

为了救妻子，孙思贤还下跪了。“你知道吗？他们不肯，我还给他们跪下了。那时（4月30日）晚上11点多了，她一个人在那高速路口，那么多的行李，下着雨。多可怜，我怕她受不了，我为了她跪一下，我愿意，我没有其他办法，我知道这些王XX没有什么同情心，谈到后来他们不理我，我就跪在他们面前了。”

“我作为一个老师，也算一位有点脸面的人，卑微到这个程度。我心里很难受，一晚上没睡着。一方面自己觉得难受、委屈；第二方面，我们老百姓活得太委屈了，这个社会这样渎职，不把老百姓死活放在心上。我觉得我必须发声。”他说。

随后孙思贤做了一个视频，叙述自己逃亡的经历，他非常伤心、痛苦。视频发出来，有数十万播放量，有上万人评论点赞，但很快被下线屏蔽了。

孙思贤发声之后，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打电话劝他不要做这个事情。5月2日，当地警方也打电话威胁他，要求他签告诫书，说他发布不实信息。“我说‘你没有任何调查凭什么说我是发不实消息’。他说，‘你签不签字？’我说‘我不签’。他说‘你不签，等着公安来抓你’。”

“如果我忍下去了——因为中国人已经学会忍气吞声，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忍，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呢？这个民族永远跪着站不起来，你说多么可怕。”孙思贤说。

作为一名高校教师，经历了这件事之后，让孙思贤有强烈的感触。“我们有时也在助纣为虐，我们成为一个自私自利、明哲保身的人。现在没有一个人支持我去维权，越爱我的人越反对，因为他们看得太明白了，都觉得斗不过他们（政府），过好日子就行。整个民族都这样想的话，我们这个民族只会‘歌功颂德’，只有一种声音。”

孙思贤的反思令人感慨，中共靠暴力与谎言维持其邪恶政权。如果每个人都能将自己的遭遇曝光出来，对中共就是沉重的打击。

“三退保平安”

中共作恶多端，现在天要灭它，自然连带它的成员。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，解除“永远跟党走”的毒誓，免遭连累。神看人心，真心声明“三退”，真名、化名、小名皆可。

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：

tuidang.epochtimes.com 声明“三退”。